



1  
門號卷  
3101  
1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總目

漢書匈奴傳地理攷證二卷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攷證

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後漢書東夷傳地理攷證一卷南蠻西南夷傳地理攷證一

卷西羌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南匈奴

傳地理攷證一卷烏桓鮮卑傳地理攷證一卷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坤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攷證一

卷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宋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魏書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外國傳

補地理攷證一卷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隋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新唐書突厥傳地理攷證一卷吐蕃傳地理攷證一卷回紇等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沙陀傳地理攷證一卷北狄傳地理攷證一卷東夷傳地理攷證一卷南蠻傳地理攷證一卷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攷證一卷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遼史各外國地理攷證一卷

金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元史外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明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共十七種三十五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漢書名外國傳  
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  
江圖書館校刊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原敘

余典學越中受成之年古杭丁益甫廣文以象山司校來省因獻所著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其書主談邊裔爲世所難其目都二十七種自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至國朝圖理琛異域錄地理攷證書成其自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以下十六種書或垂成或未成吁功亦塵矣讀訖迺爲揚言曰著述之功之不易施也繹空理與治實際孰難則必曰實際難教以空理與教以實際孰爲有用亦必曰實際有用空理且滋惑也地理學者實用也雖然苟語弗詳擇弗精其惑又甚焉今如握蛇喪珠家自爲寶圖經富矣發其篋而胠之非不可銜鬻也其惑一章算亥步惝恍誦聞偶有所見曰得之矣是廣造也其惑二夫見弗

能遍知慮限之有賈世之心而不欲示樸是自瞀也其惑三山經海志則荒于古碑耳販目則病于新無昭擴之識與之抉徹是誣執也其惑四此亦古今著作得失之林也廣文之言曰文章公器也是非所在無用迴護指予疑誤願拜厚睨此通博語蓋庶幾其無可惑也踐實效也中區之以空悟治世也自趙宋來日益甚矣國家廣厲學官登實用士競則國光及其敝也司校尤宜有碩慮大畜砥屬皇績思樂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謂儒不可戲也又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謂稽古不可弗統天也自養士不以學學不適用功令月試久且夷而不舉遑問講體用明天人通天地古今之躋審中外彊柔之勢乎青衿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謂禮敗樂廢士無正誼故思之深而

言之創也夫人才之不競沴氣之相乘宜亦司校者之所引爲大耻也廣文發憤著書其不以此乎范宣城造後漢自謂其六夷諸敘論實天下之奇作廣文所以從衡域外之觀者其亦自以爲奇乎故余旣與廣文論天下世俗之所惑而姑不與期他日之事功觀其學于四裔將使百流歸儒之志則致足壯矣勉卒大業余之跂望政與廣文爲無窮也光緒癸卯侯官張亨嘉敘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原敘

近代諸儒爲輿地學大氏無慮數十百家說禹貢漢志水經注者博古不通今郡邑志乘及游歷所記詳於今者又不合於古而於鄒衍所謂大九州往往存而不論視艾儒畧南懷仁所紀載等諸稗官家言求其合中外古今之說融會而貫通之蓋夏乎其難已自林文忠公譯西人四洲志邵陽魏默深光澤何願船因以考訂列史外國傳及佛國西域西游西使諸記爲海國圖志并及異域錄寃古塔紀畧諸書爲朔方備乘胡文忠撰讀史兵畧於西北國諸險要加詳焉左文襄據以戡定新疆我中國輿地之學駸駸乎翔實有用矣於是順惠李氏有西游錄注烏程沈氏有西游記釋會稽施氏有元祕史山川地名攷零星

掇拾遞相發明然未能融會貫通也仁和丁益甫先生秉鐸吾邑以實事求是之學課士多所成就暇日讀諸家書病其疏舛乃自班范西域傳以降取晉法顯魏惠生唐元奘元耶律楚材李志常劉郁以迄於圖理琛吳振臣所撰有關於古今中外地理者爲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並非諸儒所可幾及又從魏志裴注中刺取魚豢西戎傳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刺取張耀卿參議紀行則并爲諸家所未詳者也書成以示漢章命爲之敘漢章

受讀數過何敢贅一辭惟念我中國輶傳之逾葱嶺自漢始軍府之逮濛池自唐始兵力之加歐洲自元始本朝通西北國有二道北道以庫倫恰克圖通魯西亞卽拓跋氏推寅自烏落候出匈奴故龍廷道也其南道以廣州通大小西洋卽大秦王安

敦自地中海出波斯海灣至南海道也百餘年來海禁大開中外交通或懵然於古今之故自先生之書出山川能說常變兼資我中國其不窮於因應也夫爰贅數言於後以誌當代之爲輿地學者光緒歲壬寅二月年家子象山陳漢章謹敘

蓬萊軒歷史外國傳凡例

一中國之史肇於馬遷匈奴傳一篇遂爲後來附紀外國之始然史記所載均已採入漢書且加詳焉故是編以漢書爲主

一後漢書成於劉宋時年代過遠又僻處南方見聞亦隘不及班書宜矣今亦無從搜補惟於舛誤處稍加辨正

一三國文多詳核特所記外國事過畧幸裴松之作注增入魚豢魏畧足資參究茲并錄入而攷證之

一晉初統一爲時無幾卽成偏安當時四裔交涉寥寥紀載因之簡畧然亦賴此方得與南北諸史相接

一南北諸朝陳書北齊書均無外國傳斷代爲編不免缺漏

故敘述雖本原書而以南史北史總括之

一舊唐書外國傳不及新書之詳惟新書所敘全無體例既分北狄東夷西域南蠻爲四列傳何以突厥吐蕃回鶻沙陀另編於前殊屬不倫不類竊謂東突厥回鶻沙陀宜入北狄傳吐蕃西突厥宜入西域傳因繕錄已成移改不易姑仍其舊

一新舊五代史自以歐書爲佳惟敘契丹事以遼史校之失實者多蓋所採異國傳聞之語不盡足據也

一遼史無外國傳金史外國傳亦祇西夏高麗二國殊爲疏漏今各詳攷補列別爲二卷

一宋時國力不振西北兩境又爲金夏所隔故外國傳僅詳

南洋諸部與南史所載情形畧同

一元代至强大有亞洲全境並歐洲東北境應立外國之傳甚多今但寥寥數則蓋亦有故一由明初史館諸人不明異域輿地二由成書太速不暇詳細搜求三由蒙古人鮮通中文記載本少無可爲外國傳之原料故也

一明史外國列傳視宋元爲詳但當時諸臣俱不明絕域形勢如鐵木耳託貢獻之名玩弄中朝蒲萄牙東來冒佛郎機稱號自來無識其欺詐者殊爲可哂

一歴史紀外國事最可詫異者莫如宋書之倭國傳明史之撒馬兒罕傳此二國皆狎侮我邦若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其事備載本傳而千百年來竟無一人能指而出之者蓋

由不諳地學且自尊自大謂邊遠小夷無足措意故耳。一攷證之要大畧有八余初註元祕史曾揭明其意於跋中。一曰揆地望二曰度情形三曰審方向四曰察遠近五曰核時日六曰攷道途七曰辨同異八曰闕疑似自後推及各史亦仍以此爲指歸。詳見元祕史跋。

一輿地之學最忌武斷前人撰述犯者頗多拙著此書當亦不能遽免然某山某水某國某城若未得有確徵類皆參以活筆曰當在今某處蓋姑標一地以俟博雅者正其是非卽西人算術書所謂假定法也。

一編中附錄攷辨諸作大概從諸書間隙中及無字句中會悟而出故多發前人所未發若拾人牙慧語自信無之

一地理非圖不明今每種必插入一圖或數圖惟圖僅能繪大畧不能精詳且圖中註字過多印刷恐難明析故圖後再附以說

坤丁君復本館書

自承台命從事地圖本期速卽告成不意夏閒賤軀屢屢不適入秋以後又驕陽麗天炎人如火因致進行停頓憶自始研地學卽謂非圖不明曾以此言列之凡例迨今實行此事乃覺多有困難蓋所註歷史及各書皆區域廣大跨列歐亞或并及非洲以圖橐言已紙幅匪小難入印本然詳書各地必至字迹攢促遠近方向不易分明其礙手者一若剖裂諸地各自成圖旣苦測繪未嫻卽勉成亦難使人通貫其礙手者二是必每幀之後坤之以說以爲補苴但全橐地名繁贅說亦不克盡登勢必摘錄其要於原書徒形複沓於閱者殊少裨裨其礙手者三反覆審思輿地誠非圖不明所望閱拙著者購備精確詳細之圖

復書

三五種如胡刻一統圖中外地圖中俄交界圖及各專圖類庶隨時可以檢查若恃簡略之圖冀洞悉今古情形恐難辦到愚見不如舉此事竟作罷論節取鄙說入跋以明不復刻圖之原委未知卓識以爲何如

案本集凡例有每種必插入一圖或數圖之語二集大典圖攷證凡例亦有於原圖外別繪一圖之語而原橐實無一圖本館因函請丁君補繪以免與例不符茲得復書用亟登之俾閱者知不復刻圖之原委云本館坴識

漢書匈奴傳上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曰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駘駔駒駒駒奚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目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公劉失稷官變於西戎其後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岐下作周邑至西伯昌伐畎夷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周道衰穆王伐畎戎自是荒服不至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王曾孫宣王伐獫允至於太原稱爲中興後畎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雒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後山戎伐燕齊桓公北伐走之及戎翟伐周周襄王出奔氾邑四年晉文公伐戎翟迎內襄王於洛邑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圜水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焉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源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

自有君長莫能相壹迨趙韓魏分晉趙有代句注曰北魏有西河上郡曰與戎界邊後秦伐魏盡入西河上郡於秦至秦昭王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曰距胡及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曰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旣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冒頓出獵目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頭曼獵目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自立爲單于冒頓旣立時東胡強聞冒頓

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予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旣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自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擎鞮氏其國稱之曰擣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擣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自太子爲左屠耆自左右賢王目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自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自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倅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自予之得人自爲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呂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呂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

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開圍一角於是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冒頓遂引兵去漢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雁門雲中居無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等往擊之復收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時匈奴自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常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呂后議發兵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萬人降匈奴往來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騎呂慢書遺高后后大怒發兵擊之季布力諫迺止孝文卽位復脩和親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文帝發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往擊

之右賢王走出塞時濟北王反因罷兵明年單于遺書復求和親許之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强者呂衣食異無印於漢今若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匈奴盡歸於漢矣呂繒絮馳草棘中不如旃裘堅也得漢食物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呂計識其人眾畜牧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發十萬騎軍長安旁備寇又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

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曰呂驕歲入邊殺掠人民雲中遼東最甚漢甚患之迺遺單于書單于亦報謝復和親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漢使三將軍屯北地句注飛狐口堅守以備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胡騎入代句注邊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兵罷歲餘景帝立趙王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後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目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人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曰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未至百餘里得亭尉

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入盜於邊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歲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李廣出雁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囚敖廣均贖爲庶人其冬匈奴盜邊漢使韓安國屯漁陽備之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塞殺遼西太守敗漁陽兵圍將軍安國會燕救至迺去又入雁門殺千餘人於是使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呂西至隴西擊胡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

谷之斗辟縣造陽地曰子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其友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曰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萬五千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明年春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但曰身脫而前將軍趙信降匈奴

趙信故小王降漢封翕侯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呂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曰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之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胡得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

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呂實之減北地呂西成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其年春漢謀曰爲翕侯信爲匈奴計居幕北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曰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軍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

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  
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爲單于死迺自立及  
得眞單于始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  
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胥  
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單于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  
自朔方曰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曰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  
少無目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  
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  
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曰士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

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  
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擊胡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  
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  
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  
滅兩越遺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  
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  
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曰  
見武節而使使風告單于單于留之不歸而終不肯爲寇於漢  
邊休養士馬習騎射數使使好詞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  
貉朝鮮曰爲郡而西置酒泉郡曰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  
月氏大夏曰翕主妻烏孫王曰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

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冒爲言烏維立十歲死子詹師盧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告漢明年春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至期事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求水匈奴生得之因急擊其軍盡沒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年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弟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降胡明年浞野侯破奴亡歸又明年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級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者四百人單于貴陵

以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將軍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單于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長子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未至而貴人呂爲有病更立左大將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狐鹿姑旣立呂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子先賢惲不得代更以呂爲日逐王日逐王者

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還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而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至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

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或說貳師曰夫人家室皆在吏若還不得意適與獄會郅居曰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眭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志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壘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曰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謂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曰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曰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自單于曰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與穎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矯單于令與諸貴人歃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旣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呂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駿問右谷蠡王不服反呂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衛律爲單于謀築城以守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遂止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呂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呂爲道擊

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目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目備奔走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呂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復得其地漢聞其計詔邊警備無何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騎士射殺犁汙王自後匈奴不敢入張掖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後數萬騎南傍塞獵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

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目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曰烏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招寇生事非計也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三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因乘其敝擊之斬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欲求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與昆彌連上書言爲匈奴所侵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敵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吏士皆從軍遣

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烏孫五萬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騎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是日五將軍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餘里至蒲離候水斬七百餘級鹵牛馬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鹵牛馬二千餘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得單于使者蒲陰王目下三百餘級鹵牛馬七千餘頭虜引去皆不至

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卽戒宏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目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虜千九百餘級鹵牛馬羊七萬餘引兵還上目虎牙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目下三萬九千餘級鹵馬牛羊驢騾橐駘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及畜產遠移死者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虛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

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目餓死人民死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闇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三年也單于立以左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闊氏顓渠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

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天子詔發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首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三騎不敢入卽引去是歲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目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擣居左地者其君長目下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民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屯車師地目實之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目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鍵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匈奴遣萬騎往擊無所得其明

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寇邊未至會有人降漢言狀漢遣將軍趙充國等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之月餘單于病歐血不敢入還去卽罷兵遣使請和親未報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闊權渠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虛闊渠閼氏虛闊渠卽與右賢王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虛闊渠語目單于病甚且弗還後數日單于死召諸王未至顓渠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單于旣立復脩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前單于用事貴人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前單于子弟親近而自目其子弟代之虛闊渠渠單于子稽侯狥旣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

姑單于目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曰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曰逐王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卽率眾數萬騎歸漢漢封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明年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鍵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鍵王留庭奧鍵貴人共立故奧鍵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萬騎擊之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人不附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燭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胸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其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其自死若處無來汚我握衍朐鞮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漢代匈奴爲北方之大敵但推原種族實與塞外諸蕃迥不相同蓋其始祖淳維系出夏后周書王會篇有匈奴國名王會篇後附載成湯獻令正北之夷十有三亦有匈奴是匈奴有國遠在夏時確有明徵居然中國神明之裔與周之先世后稷封邰相距不遠惟稷之後雖不啻失官竄於戎狄而公劉亶父世守華風故日漸內遷至文武二王遂有天下淳維之後至殷北徙戎狄雜居竟與同化舍耕稼而事牧畜曠宮室而處穹廬去衣冠而服皮褐殆所謂用夷變夏者非耶

此傳之首備述三代以來諸戎狄之盛衰似與匈奴本事不相附麗然細按之實所以著匈奴勃興之所自蓋荒服諸部種類雖多皆力薄勢分初無與於中國之利害自戰國列王競事開疆諸部遂日漸淪亡特諸部亡而諸部之人民豈能盡滅當其時近東者多歸併於東胡近西者多歸併於月氏近北者多歸併於匈奴故嬴秦之世三部並強迨漢初匈奴冒頓以梟雄之質崛起朔方滅東胡破月氏遂統一大漠南北南面與中國相頡頏矣幽今邠州岐今岐山縣畎夷卽犬戎部地在涇州西雒邑今河南洛陽縣鄆鄗周故都今西安府西境地郊卽岐山涇水發源平涼府西北入渭河洛水發源延安府西北入黃河古太原在今慶陽府南秦始封地卽

今秦州山戎乃東胡部族在今直隸永平府境氾邑今河南襄城縣陸渾山名在河南洛陽縣西南衛今衛輝府西河者黃河以西卽陝西東界地圜水師古注卽銀水在米脂縣東北蓋圜水南洛水北皆西河郡地也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狄道州林胡樓煩皆代地胡國林胡當在大同東北樓煩在朔州西南梁乃山名在邠州南漆水發源同官縣北句注山名在朔州東古代郡在今宣化府西南蔚州境上郡治膚施今陝西延安府北地今慶陽府本義渠故土陰山在河套東北吳喇特旗境今所稱布爾當圖山一帶皆是高闕據水經注言古黃河北流屈而東逕高闕南蓋山有兩峯對峙中成一峽如門闕然在今河套外阿爾布坦山東雲中今歸化城地

雁門秦郡漢治善無今朔平府地造陽在上谷東北今赤城縣地上谷卽宣化府漁陽今直隸順義縣右北平在熟河東喀喇沁旗境遼西今永平府境遼東卽奉天省城河南今河套地漢稱新秦中九原秦郡在古黃河折南處之東雲陽漢縣屬左馮翊今同州府地蓋南北直道自九原至此臨洮卽今洮州陽山在高闕東陰山西北今稱翁金朔龍山北假者陰山以西陽山以南地也東胡部境在直隸關東北邊外今內蒙古諸旗地其人種出於鮮卑鮮卑山名在俄屬西伯利亞昂吉刺河南西人稱爲東姑斯人種甚確以昂吉喇河一名東姑斯河也詳塞北人種攷月氏亦西徼大部在今甘涼肅三州地隋書言康國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昭武城

按昭武漢縣屬張掖郡本書梁僅傳注昭武故城在張掖西北蓋卽今高臺縣境甌脫者人不可居之地今沙漠是也沙漠無所產不可以居人猶瓶甌脫其底不可以盛物詳後甌脫攷白羊山名在大同府東廣靈縣境但此時白羊樓煩二部均居新秦中故稱河南王非舊日部地矣朝那漢縣屬安定在今平涼府西北膚施今延安府首縣左王將居東方爲今克魯倫河以東及內蒙古東四盟地右王將居西方爲今色楞格河以西至科布多及新疆等地此非臆度蓋蒙古地雖廣漠而有水草足資游牧者不外以上數處明於北微情形者必知余言不謬單于庭在今賽音諾顏部塔米爾河北別有攷附後然其南當與寧夏相直曰代雲中未確因當時

測算之術不精故耳。龍城卽後文龍祠。攷單于庭南有泊曰台魯兒倭赫。相傳爲龍所潛。故於五月祀之。并祭其先及天地鬼神也。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皆漠北小部。渾窳屈射無攷。丁零一作丁令。部地在今貝加爾湖古稱北海東南蘇武傳武居北海。丁零盜其牛羊。以地相鄰接。故隔昆乃堅昆轉音。部地在唐努烏梁海境。龍新犁史記作薪犁。無龍字。攷周書王會篇載成湯時北夷有纖犁其龍與匈奴東胡並列。後世合二國爲一。故曰龍新犁。惟部地未詳。馬邑在朔州東。今尚有馬邑鄉。平城據水經注。實卽今大同府城。白登山名在平城東十七里。亦見水經注。高奴漢縣在延安府高塞縣境。漢志縣有洧水。洧水今延河水。蕭關在固原州東南。彭陽安

定屬縣。今延安府南有彭原鎮卽其地。回中宮在隴州。飛狐谷名。水經注代郡南四十里有飛狐關。今廣昌縣北黑石嶺也。飛狐關當在今蔚州南北峪口地。前人謂在廣昌縣蓋舊爲廣昌地。非廣昌縣城也。細柳倉在長安縣西南。棘門在咸陽縣東北。灞上在新豐縣西。衛青所至之龍城。據讀史兵畧注。在察哈爾左翼旗界。非漠北單于建庭處。衛青出高闕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知其時右賢王駐地距河套西北不遠。票騎將軍隴西之役。載於本傳者較詳。傳言去病率萬騎出隴西。隃烏鵲。討邀濮涉狐奴。厯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蓋票騎之軍由鞏昌狄道北進。烏鵲山名卽媯圍轉音。水經河又東北過媯圍縣東。故址當

在蘭州東北買子城地攷晉禿髮傉檀拒赫連欲從溫圍水北渡又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其後拓跋氏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溫圍溫水溫圍均卽媼圍轉音蓋古時由隴西至涼州其孔道皆由此渡黃河又唐書載憲宗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儲材河側朔方軍潛投之於河終不能成烏蘭亦烏韃轉音邀漢部名當在烏韃山北票騎軍由此道西行再過莊浪河當卽所謂狐奴水五王皆休屠王屬部時休屠王駐涼州地五王所部當在平番迤北一帶焉支山卽傳焉耆山唐地志涼州天寶縣有焉支山明地志山丹縣東南有焉支山在今山丹縣東南永昌縣西北俗稱大黃山皋蘭應劭云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水經注灘水

又東北皋蘭山水注之灘水今大夏河皋蘭山水今洪水河知皋蘭山在河西州境查票騎軍已北過焉耆山千餘里何又鏖戰於此揆度情形必旋師時遇昆邪王邀其歸路故合短兵力破之也其夏票騎又出隴西北地本傳言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於鰻得鈞耆水名卽永昌水磨川居延水卽甘州北山丹河鈞耆水小故曰涉居延水大故曰濟由此西南入祁連山攻昆邪王牧地蓋已截其北走之路故虜獲之眾數倍於前卽此兩役去病用兵神妙已見一斑又按西域傳大月氏爲匈奴所破遠徙西域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南山卽祁連山本羌地爲月氏餘眾所寄居茲攻昆邪遂先至其部鰻得漢縣爲張掖郡治今甘

州府幕同漠絕幕擊匈奴謂橫穿沙磧以攻之寘顏山蓋杭愛山南面之一支趙信城在此山間票騎出代與左王將戰揆其地望當在克魯倫河境狼居胥山在寧夏西北沙漠間今尙有狼居胥山碑遺蹟姑衍亦山名未詳所在翰海一作瀚海沙磧地也俗稱戈壁如湻注謂北海名誤甚令居漢縣屬金城今平番縣地浮苴井當在杭愛山北匈奴水卽塔米爾河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名是役虜已先遁故不見一人眩雷塞當在歸化城西薩拉齊廳境地理志西河增山縣有道西通眩雷塞爲北部都尉治服虔注謂在烏孫北大謬朔方漢郡水經注河水又北至三封縣東故城在西北套外騰格里泊南漢受降城在九原塞外今吳喇特旗北界浚稽

山在涿邪山東南今稱阿蘭察博克多山徐光祿所築亭障當從陰山北麓迤邐而西直至盧朐山止盧朐山必陽山北麓之名蓋築此亭障所以爲九原朔方兩郡之外護也居延澤爲居延水所歸在肅州北長城外今額濟納旗境定襄漢郡在雲中南今山西朔平府地五原郡在吳喇特旗西古黃河折向南流處酒泉郡今肅州張掖郡今甘州天山者葱嶺東北行之山脈斜亘二千餘里貳師擊右賢處當在新疆土魯番或哈密境涿邪沙磧之稱音轉爲朱邪又爲處月唐有處月部地在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東金婆山陽金婆山今名尼赤金山正在巴里坤湖東沙磧間然則尼赤金山卽漢涿邪山無疑余吾水當卽翁金河此河爲漠南北衝要之途郅居水

當卽今哈綏河趙信城在其南兜銜山當在翁金河東北近左賢游牧處姑且水似卽推河因塞北河水無多可據當日情形揣度而得也安侯河名見後書本傳卽魏書額根河今鄂爾坤河也左安侯度姑且水者言單于精兵由鄂爾坤河左岸西南渡推河蓋是役單于定計遠輜重匿精兵以避漢軍之鋒銳而橫截其歸路故御史大夫軍進至斜追徑初不見敵而還至浚稽山遂爲所追及幸軍士力戰卻敵否敗沒矣斜追徑乃度斜車山之徑路斜車山見耶律鑄詩註地在和林川東南北距單于庭不遠師古注謂從捷道而追之實望文生義之談也蒲奴水當在浚稽山北似卽今塔楚河夫羊句山狹爲匈奴要擊貳師處蓋貳師進軍漠北必由之路

今固爾班塞坎特山西有一峽爲南北之孔道攷范昭達從西紀畧言三十二臺間有路盤旋山峽幾二十里仰見峭壁巉巖想卽此地在歸化城西北二千四百餘里道里正合狹與峽同范夫人城當在山北速邪烏燕然山速邪烏亦涿邪轉音與燕然山南北並峙沙漠中故連稱之曰速邪烏燕然山前人謂卽杭愛山南麓近是車延惡師二地當在烏孫北界蒲離候水距張掖干二百里當在今札薩克圖汗部境烏員候山約距雲中千二三百里當在今土謝圖汗部境至蒲類將軍西至之候山當在巴里坤城西蓋匈奴遣人候漢軍動靜處均號爲候山非一地也雞秩山距西河千六百里當在歸化城西北丹余吾水距五原八百餘里當卽靄布哈

河常惠與烏孫軍至右谷蠡王庭知當日右谷蠡分地卽在蒲類澤左右今巴爾庫里湖濱地烏禪幕爲烏孫康居間小國攷烏孫與康居接界處在特穆爾圖泊西知烏禪幕舊牧地在此

甌脫舊解辨

本傳言甌脫者凡四一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一生得甌脫王一匈奴西北遠去發人民屯甌脫一匈奴降者言聞甌脫間皆殺之服虔注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注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余謂服顏二說不特誤會尤曹於塞外情形按傳旣明言棄地莫居又言各居其邊爲甌脫則甌脫指棄地而言原極明析無待

申說且細讀本文並無防守意義服顏二氏豈誤認各居其邊爲各守其邊耶抑知地亘千里何能徧守旣無人居守之何爲況匈奴之俗同於蒙古隨水草牧畜移徙不常無室廬無城郭其邊境并無一定界限故彼國人民但習戰事勝則進敗則遁無所謂守也二氏漫以軍營斥候之法推測虜地用爲甌脫之解失之遠矣夫甌脫間地千里莫居是非可以居而故棄之明甚蓋塞外境土雖極廣漠而有水有草堪爲牧場者亦殊無多其天生棄地人難託足惟沙漠爲然攷東胡部境在奉天直隸邊外一帶匈奴部境在漠北外蒙古一帶兩國中間盡屬沙漠沙漠者古所謂瀚海今所謂戈壁是也此沙漠東北起黑龍江境西南至葉爾羌和闐境橫亘萬

里此云千餘里僅就東胡匈奴間言之舍此之外豈復有如許之棄地乎然則歐脫之義雖指棄地而棄地之實卽沙漠無可疑也或謂沙漠之地旣無人居何以有歐脫王曰匈奴所稱爲王者自左右賢谷蠡奧鍵外餘皆隨意命名雖號歐脫王非實居歐脫地且歐脫間亦有一二可居之地如今內外蒙古各旗牧地每有在沙漠中者後此匈奴遠去仍發人民屯於歐脫藉以通受降城騎隊之聲息元初太宗於戈壁立驛站訥爲四善政之一此蓋其先導焉若夫谷吉被殺匈奴降者聞歐脫居人所言皆然知非虛妄要之歐脫二字爲當時方言今難確解然其大意不過謂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猶脫底之歐不足以容物而已何所見而曰作土室以伺

又何所見而曰境上候望處耶

北方三大人種攷

泰西自科學盛行凡百事物皆別爲專門以資研究人種學其一也有白勒門拔克者實爲此學鼻祖其說定人類爲五種一高加索種二蒙古種三奧洲種四美利加種五馬來種後法人葛得雷法徐踵其說而小變之分人種爲三而以美利加及大洋洲土著爲雜色種近世人種學家則欲革除分類成見而以文明程度定其高下如弗雷得力辣彩耳輩是已外此又有以風俗人情爲辨者以所居之地爲斷者言人人異綜而論之皆摹擬想像之詞並無確據西人於政治法律教育諸學並崇重歷史獨言人種絕不之及良由西人立

國日淺文化驟進實在近時千餘年前除希臘羅馬外皆野蠻耳今觀英法俄德諸史所載者僅徙居歐洲後事上溯古昔不過曰來從東方而已而東方之爲何國不能知也東方之爲何族愈不能知也文獻無徵數典而忘其祖固無足怪然則西人雖競言人種其於本邦如此何論他邦本洲如此何論他洲本種如此更何論他種說之莫衷一是不其宜哉不其宜哉余著地理攷證徧讀自漢以來外國諸傳並參核西史始知歐洲人種皆出於亞洲北方而亞洲北方爲人種之始者有三

一爲匈奴人種匈奴始封之祖曰淳維系出夏后

見史記又晉書載記

赫連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

本中國神明之胄由商歷周

見周書王會篇

傳國最久惟部地在北鄰於戎狄漸與同化遂成游牧之邦秦漢之交冒頓崛起稱強朔漠若非漢武雄才大畧以全力制之爲患幾無已時嗣後呼韓來朝郅支遠遁匈奴人種始徙康居迨後漢順帝時北虜爲竇憲擊破單于逃亡度金微山別建國於康居東北號曰悅般四裔年表作白匈奴於是匈奴部族多赴西亞適大漠南北地入鮮卑匈奴遺黎因此遂漸西遷劉宋之初奪據悅般國地未幾仍爲悅般所收復其眾遂西侵波斯上均見年表而暫駐於烏拉山西南佛勒格河濱先是佛勒格河西黑海以北爲峩特阿里曼法蘭克薩克遜郎巴地凡大利阿蘭阿速等十餘部所分據至是均爲匈奴所逐潰敗西奔匈奴之勢遂強越六十餘年阿的拉爲王尤臯傑善

戰侵入歐洲腹地兵威所至莫敢抗行因據有多瑙河南境至今匈牙利羅馬尼塞爾維布加里等國皆其後也上均見西史至悅般一國自西徙後亦漸富強宋齊之間曾與波斯國戰又助立波斯王柯白見年表及梁武帝世悅般部眾僥倖得俄南空虛竟於西歷五百八年徙而據之俄羅斯史所謂斯拉夫民族者卽係此種詳見大典圖攷證自此以後中國之北及於西域遂不聞有匈奴之蹤跡矣此匈奴人種之始末沿革也

一爲鮮卑人種攷魏書本紀謂其先出黃帝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後歷六七十世至成帝始強又五世昌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沮洳謀更遷未果又八世至聖武帝遂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有神獸

導之歷年乃出居於匈奴故地此鮮卑人種所肇生也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泰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一作唐古希通古斯河南卽大鮮卑山之所以河爲標目一以山爲標目中西所攷若合符節大澤千餘里卽古之北海今之拜喀勒湖鮮卑遷此爲漢書所云丁零國無疑丁零在北海南蘇武傳可證夫鮮卑種人生於窮北天氣寒沴物產無多故自古以來卽散居各地西書謂悉比利亞東沿海而南及於中國之東三省皆通古斯種所居地余以烏桓鮮卑及慕容燕諸傳核之信然然不止此攷丁零一名狄歷一名勅勒三國時分部於金山南曰西丁令魏書稱

爲高車而狄歷又作鐵勒其部眾由獨洛河今土拉河歷伊吾今里坤金山而蔓延於西域最遠者並入俄之南境端河黑海等處蓋鐵勒傳之得凝海即裏海所謂羯三者卽今俄國喀山斯科人一作可薩又作克薩克或作哥薩克所謂索咽者卽魏書粟特西書峩特爲日耳曼之本名今德奧法西荷瑞各國均此部人箋促卽阿速時與阿蘭同居今地屬俄而薩忽卽薩克遜恩屈卽英革利又爲創立英國之祖知西史稱爲德意志人種者實皆鐵勒人種亦皆鮮卑人種也近日本人譯德意志曰獨逸尤與鐵勒音合若柔然之始雖云失其氏族但魏書蠕蠕傳阿那瓌自言先世源出大魏亦其同種可知突厥所自說雖不一余參觀之曰居西海則與鐵勒傳同

其地曰狼所生則與高車傳同其事況突厥與狄歷勒勒鐵勒皆一音之轉其同出一族又何疑乎迨及唐時薛延陀回紇繼突厥而興而僕骨同羅都波結骨等部附之然諸國之名皆明見鐵勒傳同紇卽韋紇若拔野古骨利幹斛薛多濫大漢白晬等亦必爲一種所分析五代宋元以下如奚契丹遼金皆烏桓鮮卑苗裔蒙古本漠北小族元祕史載其始祖爲兩狼所生說雖小異要亦高車突厥之同類矣此鮮卑人種之始末沿革也

按北史高車傳載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欲配天神於國北無人地築臺置之適有老狼穴臺下不去其少女因下爲狼妻產子滋繁成國余謂此必拓跋氏人種所從出非匈奴時事國北無人地卽大鮮卑山魏初記載當有此說厥後刪去託爲黃帝支裔皆文士所潤色非其故也突厥蒙古皆其同種故所傳述均卽此事不過大同小異耳又西域史言蒙古之先有男女二人遁入深山僅一徑可通後世欲出舊徑已塞因以革筒鼓風熾火焚之乃闢

衢路與魏本紀九難八阻神獸導之歷年乃出亦同此一事而流傳各異者

一爲烏斯人種烏斯本漠北小部在唐努烏梁海北俄屬悉比里亞南界其地有烏斯河自東而西入也尼塞大河至今河濱尙有上烏斯下烏斯兩村堡按元史西北地附錄註乞兒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人結婚取此義名地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漚成就烏斯沐漚沐連河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也攷回紇語乞兒之義爲四十吉思之義爲女漢女四十崛興此部此古時烏斯人種之源種人在漢曰堅昆亦曰隔昆在魏曰紇骨亦曰護骨在唐曰黠戛斯亦曰紇扢斯又曰居勿曰結骨在五代曰轄戛在元曰乞兒吉思亦曰吉利吉思乞兒吉斯在今曰哈薩克居

俄地者則稱喀薩克亦曰可薩唐書黠戛斯傳言其人長大赤髮晳面綠瞳因其部人有特別之形狀故雖分徙四方亦可參攷而得最著者漢書之烏孫顏師古註云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可知烏孫卽烏斯所分而烏孫亦烏斯之轉音也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一西史前元百十三年有深不爾或作金條頓或作德多尼二族侵入北伊大利其人皆藍睛紅髮凶悍無前嗣爲羅馬大將馬黎約擊破餘眾退居厄爾白河二部卽後入白里登創立英國之盎格魯撒克遜人也至今英人多赤髮綠瞳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二又唐書五識匿人碧瞳大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民眼多碧綠異於諸國又言怯沙國人文身綠睛據魏書烏孫傳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

嶺山中五識匿達摩悉鐵帝皆在葱嶺山中而怯沙亦接近  
葱嶺蓋皆烏孫遺裔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三又明葛祿權  
衡所著庚申外史載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同知赫斯禿赤  
領阿速軍六千討之阿速者綠瞳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  
觀此知俄南之阿速與烏斯同稱阿速部名亦卽烏斯烏孫  
之轉音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四當國初時俄用可薩部人  
開闢悉比里亞地轉戰而前至黑龍江境與駐防兵遇屢擊  
敗之後乃媾和而罷楊寶柳邊紀畧載其事言阿羅斯人深  
目碧瞳隆準虬髯是蓋誤以可薩人爲俄人然亦可見可薩  
部人實出於烏斯矣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五或謂護骨見  
魏書高車傳紇骨見隋書鐵勒傳高車鐵勒皆鮮卑種似乞

兒吉斯亦當出於鮮卑不知唐黠戛斯傳明言種雜丁零雜  
者兩種共居之謂益足見赤髮綠瞳之人自成一類非狼種  
人所能混淆惟鮮卑之種大於烏斯鮮卑所至烏斯人附之  
故史家列入高車鐵勒傳不復爲之分析耳此烏斯人種之  
始末沿革也

按近世歐人每自稱爲雅里安人種據英人李思倫白萬國  
通史言太古方言卽有雅里安之自然雅里安之緣起旣無  
古跡亦無古記攷證殊難特有多種相似之方言乃知太古  
實有此族之民如德人呼父曰伐德一作法英曰發德希臘  
文曰巴體一作巴拉丁文曰怕胎一作巴印度文曰披他一  
比達藉非同出一源何能相近如是嗚呼此眞無稽之談也勿

論英德諸國同出鐵勒中西史籍既可互徵若以語音相同即可指爲同種天下詎有是理如中國人呼父曰爸曰爹或疊其音曰爸爸曰爹爹與上諸譯音皆同條共貫蓋黃白種人古時均由亞洲西境分出而加勒底巴比侖亞西里亞相繼興起以統一之故各地語音多同惟謂語音同卽同種則武斷甚矣至其地理諸書則又指白色人爲高加索種此較雅里安說稍爲有據以鐵勒諸族徙入歐洲時實有一小部分首居其地卽隋書所云拂菻東有恩屈阿蘭北禡九離伏溫昏等部是也恩屈卽盎格魯阿蘭與阿速同族皆烏斯種尼皆匈奴種北禡九離無攷西史載亞法耳部亦德族初居高加索山後徙多瑙河爲東羅馬所滅殆卽隋書之北禡拂菻爲東羅馬國都今孔士但丁城見洪鈞拂菻攷高加索山正在

其東境但高加索山非人種發生之地西人亦自知之特其先來自何方彼皆不能知耳且此種雖據歐洲一二部而非其大多數謂白色人全出於此則不盡然矣

漢書匈奴傳下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曰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晉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鍵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曰備呼韓邪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

揭單子右奧鍵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子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子凡五單子屠耆單子自將兵東擊車犁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子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子號其并力尊輔車犁單子屠耆聞之使四萬騎分屯東方備呼韓邪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車犁敗西北走屠耆卽引西南留關敦地明年呼韓邪單子遣弟右谷蠡王西襲屠耆殺畧萬餘人屠耆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行千里未至磾姑地逢呼韓邪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子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子呼韓邪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子在西邊後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子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子率其眾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子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從目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子爲諸國

所笑雖如是而安何目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目來匈奴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漢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亦遣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目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目冠帶衣裳黃金壘繙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目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目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自還卽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

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犁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足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呂稱漢乃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呂給焉郅支單于自呂道遠又怨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

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呂昌猛擅與夷狄詛盟傷國威重宜解盟上薄其過詔呂贖論勿解盟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

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迎郅支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立之可長無匈奴憂即使使至堅昆郅支聞之大悅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迎郅支郅支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盜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自西至敦煌請罷邊吏士卒自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自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自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自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至孝武出師斥奪其地攘之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自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目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匈奴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自罷外省亭隧今裁足自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自制諸侯所自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民恐其思舊逃亡四

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自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自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谿谷水門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自一切省繇戌十年之外百歲之內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戌卒省臺候單于自目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目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奏對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

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戌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目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目備塞外也亦目備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目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王昭君號竈胡闕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且莫車次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闕氏生四子長雕陶莫皋次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他闕氏子十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曰匈奴

亂十餘年。賴漢力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繫。若鞮單于遣子入侍。呂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單于旣立。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河平元年。遣右皋林王奉獻朝正月。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縉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譖。若鞮單于遣子朐留斯侯入侍。呂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譖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入侍。呂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

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呂第二闕氏子樂爲左賢王。第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同鷺。大鷹也。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爲上言其利。令藩說而求之。藩說單于獻此地。單于曰。此溫偶鯀王所居。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等歸漢。後復使匈奴而求地。單于曰。已問溫偶鯀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單于上書。呂藩求地狀聞。詔報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今徙藩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復遣子稽留昆入侍。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寢人眾入匈奴界寇盜民畜單于遣左大當戶將五千騎擊烏孫卑援寢恐遣子趨遼爲質匈奴單于曰聞漢遣使責讓單于令還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或言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呂后公卿亦呂爲可且弗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呂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

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目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耗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虜名王貴人呂百數自是以後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自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自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自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顥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自善易隸自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傾國殲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不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

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曰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曰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金帛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元壽二年單子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縉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出塞到休屯并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初帝遣稽留昆隨單于

去到國復遣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風示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中郎將韓隆等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執二虜付還使者因請其罪有詔弗聽會西域諸國王斬呂示之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答諭厚賞賜焉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等多齎金帛重遺單于曉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由是怨恨明年西

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  
支將人眾二千破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與狐蘭支共  
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  
等見西域頗背畔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劫畧吏卒數百  
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與匈奴相鬭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  
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畧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  
置人眾零吾水上田居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欲入寇莽  
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萬騎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目次拜之迺誘右犁汗王咸咸  
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吹各一黃金千  
斤及雜繒綵千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單于

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漢帝子孫何  
面目得立遣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自後  
單于厯告諸部入塞寇盜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  
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  
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之爲害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  
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蠶之螫駁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  
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

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受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弱呂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迺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乏水草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舖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

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曰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旣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目狀白單于單于更目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時匈奴數寇邊皆云孝單于子莽遂斬咸子登於市初北邊自宣帝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不出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

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卽王昭君之女伊墨居次云之  
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  
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呂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  
留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呂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爲右賢王烏  
珠留時左賢王數死呂爲不祥更易左賢王曰護于護于最貴  
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授其長子欲傳呂國咸怨烏珠留單于  
貶賤己號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  
年云當遣人至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  
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偕弟展德侯颯使匈奴賀  
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刀護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付使者莽作焚如之刑

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  
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  
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其爲寇入  
塞譬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貳心  
天鳳二年莽遣使歸前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多遺單于金  
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單于貪莽金幣  
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  
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呼都而尸單于  
輿既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檳王  
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

會因呂兵追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呂輔立之兵調未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潰敗會當病死莽呂庶女陸遜任妻後安公奢所目尊寵之甚至終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呂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目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目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鼃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呂至於今曠世厯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呂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

衰止單于反目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目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目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目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目沒其意與盟於天目堅其約質其愛子目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目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目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斯安肯目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目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目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芳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卽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可目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

昭文德遠近之孰異也是卽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卽山谷雍呂沙幕天地所以隔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卽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卽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五單于爭立其根據何地傳未詳言茲先揭其大概使閼者知當時之形勢攷呼韓邪初立在東方破握衍後遂都舊庭

未幾爲屠耆所敗，仍走東方。次年襲滅屠耆，復歸舊庭。後爲其兄郅支所攻，戰敗南走，因降於漢。屠耆初立於西方，迨勝呼韓邪，不留舊庭，仍還於西。未幾兵敗自殺。烏揭本北方小國，服屬匈奴。傳云西方未確觀，後郅支擊降烏揭，發其兵，破堅昆，北降丁令。知其部地在堅昆東丁令南。今土謝圖汗邊界恰克圖城北俄境中，有烏的河，其地正在堅昆東丁令南。漢時烏揭居此水旁。今河旁尙有烏丁斯科城，至車犁烏藉，立時本皆在東，與屠耆戰敗，走西北，合於烏揭，未幾又敗，遂益走西北，與之俱亡。闕頓當在新疆境，嚙姑在闕頓東千里，當在賽音諾額部境。雞鹿塞，攷地理志注，朔方窳渾縣有道，西北通雞鹿塞。屠申澤在東，屠申澤卽今西套外騰格里。

泊知雞鹿塞地必在阿爾布台山西北諾水東山師古注諾水卽諾眞水。按諾眞水一統志作濫眞水。託紇臣水唐書作土護眞水，卽今朝陽縣北圖爾根河。別有攷詳五代史此諾眞水名同地異，在歸化城南。今亦稱圖爾根河西流入黃河。東山者，河東面之山，誅斬郅支事據陳湯傳。湯等合漢胡兵四萬餘分二道，一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一自將發溫宿，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闐池西，敗其游軍入康居東界，趨郅支都城，都賴水上，攻拔之。攷西域傳，漢出西域有南北二道，惟與此南北道異。此所謂南道，蓋從喀什噶爾北踰山至浩罕路，實卽西域傳之北道。此所謂北道，則由阿克蘇城<sub>卽溫宿</sub>北行，越木素爾達板至特克斯河南。烏孫都赤谷城在此再西行，經特穆爾圖。

泊<sub>卽闐</sub>入俄屬七河省境。郅支所居本康居舊都卑闐城。都賴水今稱盧列塔河。在俄希爾達利耶省東北。一名塔拉斯河。卑闐城築此水上。當與元時訛打拉城相距不遠。匈奴有斗入漢地近張掖郡。當卽今合黎山及亦不刺山等處。以此外皆沙漠無生材木處也。休屯井似卽今翁金河東之阿騰井。車田盧水當卽推河。兩地均在漠北。故曰道里回遼。後成長西域。傳作後城。卽車師後部地。在今新疆阜康縣東。零吾水未詳。當在單于庭西南虎猛漢縣名屬西河郡。制虜塞在其境。

自漢至元漠北諸大部建庭處攷

中國列代建都之地論者皆以關中爲首推。蓋關中者外有

四塞之山河。內有千里之沃野。可戰可守。制人而不制於人。故由周歷漢至唐千數百年。胥於是宅帝京焉。不意大漠以北亦有形勢鞏固不讓。關中爲自來單于可汗建立庭幕。藉以統治各部者。斯何地乎。則外蒙古賽音諾顏汗所轄塔米爾河之流域是也。塔米爾河流域經線在偏西十二度三分。緯線在赤道北四十一度至四十三度。其地西南東三面皆杭愛山所環抱。北面又有杭愛支峯巴彥集魯及賽坎等山。以爲屏障。惟東北一隅爲塔米爾河流出之路。河有兩源。均發源於杭愛山麓。西源綜小水十數。滙爲台魯爾倭赫泊。復出而東流。南源今稱察罕鄂倫河。卽元和林河。亦綜小水十數。經元初故都和林城東北流。兩水既合。益東流。會於鄂爾

坤河又東北流會色楞格河土拉河其入貝加爾大泊塔米爾河所經兩岸多平原土脈肥沃草木禽獸蕃植滋生宜耕耘宜畜牧以故如匈奴如拓跋氏如柔然如突厥如薛延陀如回紇下逮蒙古之初興余嘗攷之其庭幕皆建於此或謂諸部建庭處史無明文何以知在塔米爾河曰仍由歷史原文參證他書攷核精確之輿地圖志以得之

試先言匈奴匈奴單于所駐號爲龍庭班固燕然山銘所謂絕大漠踰涿邪乘燕然至龍庭是也又史記歲五月大會龍城後漢書會五月龍祠夫曰龍庭曰龍城曰龍祠名雖異而地則同實匈奴單于建庭處然以龍爲號必非若中國文臣頌揚藻飾之詞想其地故有龍蟄居立祠祀之因以名其城

名其庭耳攷元耶律鑄雙溪醉隱詩註龍庭和林西北地也又曰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金河界其中東滙爲龍渦龍渦卽龍所蟄居地匈奴祭龍斷在於此金河在和林西百餘里卽今塔米爾河西源無疑東滙爲龍渦今台魯爾倭赫泊也由是觀之匈奴庭幕當建於此且當建於台魯爾泊北何也後漢書載永光年南單于求滅北庭遣將護其兵八千出雞鹿塞至涿邪山分兩道襲之左部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水繞天山南渡甘微河二軍俱合夜圍單于以今地徵之雞鹿塞在西套外阿爾布坦山西北從此越瀚海至涿邪山涿邪者沙磧之稱見耶律鑄詩注音轉爲朱邪又爲處月唐書有處月部在蒲類海東金婆山陽蒲類海今巴里坤湖

金婆山今尼赤金山此山正在沙磧中然則漢涿邪山爲今尼赤金無疑踰山有南流河二東曰推河西曰拜達里克河逆流而北均可至塔米爾河境是時左部蓋溯推河源過嶺當是泊北地名其右部蓋溯拜達里克河源過嶺匈奴水指塔米爾西源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以爲名繞天山南繞過杭愛山南麓也杭愛山古時通稱天山甘微河卽前所云金河觀二軍一過西海一渡甘微始合圍單于知匈奴單于所駐在台魯爾泊北情形了然如繪

北匈奴旣爲竇憲等所破走金山西別立爲悅般國舊日庭幕遂墟適其時拓拔氏自大澤南遷大澤卽貝加爾湖史雖未言建

庭何處然曰居匈奴故地則亦在塔米爾河境矣惟拓拔氏居此僅及二代卽又他徙故遺蹟別無可攷

繼拓跋氏者柔然史言郁久闐社崙破匈奴餘眾於額根河遂居匈奴故地額根河今曰鄂爾坤河爲塔米爾河下游所會合柔然破匈奴餘眾於此遂居其故地則柔然庭幕仍在塔米爾河北明甚史又言魏太武帝大延四年親征柔然分三道進至浚稽山又分中軍爲二陳留王索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于阜不見敵而還真君四年又征柔然仍分三道車駕出中道至鹿渾谷敵遁追至額根河擊敗之按此二役與後漢時兩道擊匈奴畧同浚稽山在涿邪山東南當卽今阿爾察博克多山中軍分二道者蓋陳

留王從浚稽北沿山陰西北行經六水泊卽六澤一呼爾罕泊三奔察罕泊四鄂羅克泊五吉爾吉朗圖泊六察罕泊至涿邪山再溯拜達里克河進卽後漢右部軍前行路車駕則從浚稽北溯翁金河直進天山指杭愛山登于阜登西庫倫城西北之山岡也後一役分三道必左軍進翁金河路右軍進拜達里克河路而車駕出中路則由推河進鹿渾谷當在推河發源之庫庫嶺間故自此北追擊敗柔然於鄂爾坤河也

至西魏末突厥肇興伊利可汗破滅柔然盡有匈奴地史言其可汗恒處都斤山都斤山卽唐書薛延陀傳都尉健山今稱都蘭哈喇山在土謝圖汗旗北境此雖稍移於鄂爾坤河東然曰恒處知塔米爾河亦必建有庭幕特居此時較多耳

突厥盛時轄境之廣倍於匈奴自鐵勒內叛建庭之地遂爲薛延陀所據唐書言薛延陀部樹牙鬱督軍山後稍移於都尉健山蓋猶突厥可汗有東西二牙云

唐滅薛延陀漠北故地又爲回紇所有舊唐書回鶻傳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依溫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俄河敘述形勢厯厯如數掌上紋至爲明析攷烏德健卽鬱督軍轉音爲杭愛山南行之正幹西據此山則牙帳在東可知溫昆卽鄂爾坤轉音但此溫昆水實指塔米爾河以塔米爾河亦鄂爾坤之一支故以溫昆統之否則鄂爾坤河東北斜行無南依之理仙俄河卽色楞格河在牙帳北六七百里地望郤合然則回紇建庭亦在塔米爾河尤確鑿可據矣

塔米爾河境有可敦城。可敦猶言皇后城。蓋唐憲宗女太和公主所築。按公主於穆宗時嫁回紇。毘伽崇德可汗稱可敦。亦作可愾。哈敦哈屯。史言可敦亦自建牙。此卽其牙城也。初游牧舊俗雖大酋所駐亦不過聚集毳帳環以車輛畧備警衛而已。見春西游記。長無所謂城。自太和公主建牙別居始從中國制築城。故歷代可汗之牙均無形跡可覓。惟可敦城流傳甚久。元耶律鑄詩註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宮城者中宮所居之城。猶言可敦城也。城在和林西北七十里。以道里計之。當在塔米爾河北近台魯爾泊處。此城至遼改稱鎮州。遼史載鎮州事蹟頗多。且言其西有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窩魯朵譯言行宮。觀此可知回紇建牙實卽匈奴。

奴舊庭且在可敦城之西證據顯然

迨元太祖崛起北方於稱汗改元之十三年始定都於和林。見許有壬興元閣碑記。和林者以水得名。卽今塔米爾南源察罕和林河也。自元史地理志誤以察罕和林河爲喀喇和林河。致後來著述家不知和林之所在。詳拙著和林攷。太宗時乃築城置宮殿。定宗憲宗因之。雖其地視歷代建庭處稍移於南。然亦塔米爾河地。以是論之。塔米爾河流域爲漠北之關中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包女傳  
卷一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